

著洲景吳

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

歷史叢書

文化事業出版社
家藏卷二十一號

6101

85.74
363

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

長生殿

吳景洲著

中國文化事業出版社

重慶冉家巷二十一號

長生殿

第一幕

時：大唐天寶十年七月七夕

地：長安 唐宮內 長生殿

人：

楊貴妃玉環，年三十有四，豐容盛鬋，美豔多姿。

唐明皇帝，年逾半百，美鬚髯，一代中興令主，個個風流，悠然自得。

宮女永新，端莊明敏，貴妃寵侍，年二十許。

念奴，活潑流麗，寵侍之二，年較少。

又二人，年各二八左右，捧持儀仗。

內監二人，各執宮燈。

高力士：內監首領，壯偉有機智，手執蠅拂。

景：宮宇一角，側見正殿門額，外作園林夜景，新月當空，銀河寫影。

幕啓：永新、念奴、二宮女，分捧香盒、花果入，金盆滿注清水，金針若干支

宮：陳列几上，地下疊拜墊，佈置方訖。

楊貴妃：（以下稱妃。後隨二宮女執儀仗，宮燈，同上。）

永新：啓稟娘娘，我們都安排好啦！

念奴：請娘娘乞巧。

妃：（含笑點頭）都安放好了嗎？盆裏有水嗎？香呢？

永：好啦，請娘娘拈香。

妃：（略一巡視）好！

（念捧香，永燃香遞妃，妃接香恭插爐中，深深下拜。）

妃：（跪禱）妾身楊玉環，虔爇心香，上告健星，請求護祐，願與大唐皇帝，

永結不解之緣，真乃感慰不淺。（又拜）

帝：（唐明皇帝，以下稱帝）後隨二內監各執宮燈，在妃後蹕入，指令內監退去，又搖手止宮女勿聲，直進妃身後，傾耳聽之。）

妃：（起立，驀回首見帝）呀！陛下！（轉拜）嚇死我了！臣妾在！

帝：哈！（笑）妃子，你在這兒做什麼？

妃：（嬌羞，巧笑）今天七月七，是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我在這兒乞巧。

帝：（笑）妃子巧奪天工，還乞什麼巧，你方纔唸的什麼詞兒？

妃：（愈羞澀）陛下不要取笑，還是來看我乞巧。（行至金盆旁取金針一支以手尖拈起，正對盆水，回眸向帝，一笑下投）請看，這是什麼？

帝：（趨看）這是什麼？是金針。

妃：（嬌羞狀，搖頭）不是，是筆。（將針一擡）（舉對一投）（張手，指帝，驚）

帝：（故意）明明是金針，怎麼會是筆？

妃：陛下，要看水裏的影子麼？（呈金盆，呈帝用！）

帝：（故意）啊！要看水裏的影子，妃子你又不常寫字，要說是筆，什麼用？

妃：（嬌笑）怎麼說我不用筆。（以手指眉）還有這欄用呢！

帝：啊！是用他畫眉的。（笑）是你用還是我用？

妃：（又笑）我用，陛下也用。

帝：（大笑）啊！這倒有趣，讓我也來試一試。（也投一針）妃子，你看，像

什麼？

妃：像朝笏。

帝：（搖頭）不像。不翼然，像……（不覺笑）

妃：像寶劍。

帝：也不像。

（忽有風過。）

帝：妃子，你看，一陣風過，這針一動盪，好像一軀白練，到也好看！

妃：（微怔）陛下，不是，是銀河。（自語：兩耳飄風。）

帝：唔！是銀河，怕還是鵲橋，哈哈。（笑）（回顧永念）永新，念奴

你們也來乞個巧，看看你們有沒有娘娘巧？

永：（相互一顧，回答，）奴才們不敢。

帝：那末，你們各自去玩一會兒，我同妃子，還要在這兒同看雙星。

（宮女均退，帝及妃並肩同坐，同望天河，帝回頭忽見所供花果，內有鮮荔。）

帝：妃子，這種海南道的荔枝，是不是比西川道所產的涪州荔枝要好些？

妃：味道却是好的多，只可惜沒有涪州來的新鮮。

帝：海南路途比涪州要遠得多，我雖然嚴令他們地方官，用八百里飛騎連驛傳遞，馬不停蹄的送來，可是究竟路遠，不能十分新鮮，我正在日夜思想，不知道還有什麼縮地的方法啊！

妃：謝陛下，多勞聖慮，叫我不安的很。

帝：我還聽見高力士說：前月初一妃子生日的那一天，因為傳詔非儼生日以前兩路一齊送到不可，還跑死了不少的馬，踏壞了好多的人呢！

妃：那怎麼辦呢？（纓眉）

帝：（搖頭）他們恐怕我不高興，自然不敢奏聞，我也只好裝作知道了。（似覺歉然，）

妃：那些官同百姓不怨恨我們嗎？

帝：天下太平，民豐物阜，略爲盡點民力來供一人，這本來不算什麼。（意得之狀）

妃：啊！本來不算什麼！

（帝起立，取荔枝剝其一，拈置妃口，妃含笑嚙食。）

妃：（食竟微笑，略一思索，）陛下，盡天下百姓的力量來供一人，是陛下呢？還是……我呢？

帝：（得意）自然是我！

妃：（撒嬌）那末，我呢？

帝：有我，自然有你！

妃：他們不恨我嗎？

帝：他們不敢！

妃：啊，他們不敢！（又癡想。）那末，若是有天，萬一我離開了陛下，或者陛下非離開我不可，會怎麼樣呢？

帝：（搖頭）沒有這事。

妃：真不會有嗎？

帝：你爲什麼儘說這些話？

妃：（微笑）自然有道理。

帝：有什麼道理？你說！

妃：（搖頭）不說。

帝：（起立，着急）你說給我聽！

妃：（亦離座，微笑，搖頭）。（更取一成雙荔枝，摘其一與帝，自取其一，

互食，）這一對是成雙的荔子。

帝：（視妃半響，食荔竟，趨執妃手，）你說，你說。

妃：（徐徐食荔竟，又就坐，凝視帝，半響。）陛下不會不要我嗎？其一、

帝：（搖頭）不會！

妃：（嬌笑）恐怕不見得！

帝：（睜視）你這是什麼意思？

妃：（起立，後退一步，含笑，）姊姊競國夫人承恩的時候，……………

帝：你還提這個！（縐眉，拱揖，）我再陪罪好不好？那也不過一時的錯誤，

以後再沒這種事了。再說，我可要不答應你了。

妃：（笑，連連萬福）不敢！不敢！折死奴家了，可是當真再不會有這種事了

嗎？

帝：當真，自然當真。假若不然，好在妃子還有那可愛的青絲一縷便又結住了

啊！（大笑）

妃：唉！我縱有許多頭髮，恐怕終究縮不住陛下的聖心呀！

帝：妃子何必多心，競國夫人他是令姊，也是愛屋及烏，推愛之意，愛他不是

和愛你一樣嗎？愛屋都應該及烏，愛你不是應該及令姊嗎？你說是不是？你說是不是？

妃：多謝聖恩，原來如此。幸好我只有三個姊姊，若要再多幾個，那該忙壞陛下了，（朱笑）可是要再有珍珠璫寂寥的梅娘娘呢？

帝：（一怔）啊！妃子，今天是七月七，聽說民間八月半或者過年要算賬，現在不是八月半也不過年，你怎麼同我算起帳來了？這事已經過去，不必再提了，你現在還吃隔年醋做什麼？（指天上）牛郎織女，不會管這閒帳，他們要笑我們的！（笑，且作乞憐狀）算啦！算啦！

妃：不是臣妾拈酸吃醋，想起了此身本是清柳之姿，承蒙陛下的過愛，（羞狀）得侍天顏，冊爲貴妃，陛下又拿金銀鈿合珠珍重定情，真是從來未有的異數。從此朝朝暮暮，雲雨高唐，姊妹弟兄，多蒙裂土分封，可算得門戶光彩，一時無兩。其間有兩次都是我量小德薄，有負聖恩，幾乎弄得翻臉，險些鸞鳳分飛，還是聖恩浩蕩，寬恕了我，赦其既往，方才得到重圓，

才有今日。但是每每自己想起，萬一蒲質凋零，一朝容顏衰退，聖恩不能長久不變，那時情勢不同，今天的榮寵，都要變成罪戾，卽如現在吃的荔枝，因爲妾身……我一人的嗜好，殺傷了多少人馬，或者不客氣的還要償命，那有什麼不應該，陛下，這……這……怎麼不叫人可怕呀！（忽然嗚咽悲泣）還……還……說什麼牛女笑人！不曉得我……妾身與陛下的恩情，終究能不能夠如牛郎織女一般，雖然一年一度的相會，却是天長地久啊！（伏身抽咽不止）。

帝：（驚駭，以雙手扶妃首）呀！妃子你怎麼好好的說這些話？你看，我自從與你定情之後，六宮的三千粉黛，都已不值一顧，差不多同你朝朝暮暮形影不離，回想那定情初夜的恩情美滿，我給你鈿合金釵的深藏密裏，牢結同心，我們上已春游，怎樣高興的香車寶馬，同踏春風，你記得我們因爲愛極生風，鬧了一點小小的波折，弄得彼此魂夢不安，飲食不思，仗着高力士的聰明，借着妃子青絲的牽引，得着了離合悲歡說不出的回味。你記得

我們華清同浴，萬種溫柔；你那珠璣玉麗，春風澹蕩的神情，侍兒扶起嬌柔無力的樣子，真叫我魄奪魂銷，如醉如癡。（情不自禁的緊握妃子手，）我因為愛你的緣故，慢慢的連早朝都罷了。說什麼會情勢變更，說什麼會恩情不久，真是萬萬想不到，萬萬不會有的。妃子，你儘管放心，海枯石爛，我們的相親相愛，是不會變更的！我已拚着一身孤注，拋擲在我們的溫柔鄉裏了。（溫存地）妃子，你要放心呀！萬萬不可如此！

妃：（在帝語時，慢慢的抬起頭來，慢慢的拭着淚，漸漸的轉憂爲喜，凝眸斜睇若不勝情，）陛下這樣深情，自然粉身碎骨，不韞圖報，但是有一句話，不敢說出來。（嬌羞益甚）

帝：請說呀！（吻之）。

妃：（以手推帝）我承陛下如此恩情，一則恐怕福薄難受，要遭天忌，二則牛郎織女，也要妬忌我們，何不趁着這個頂好的時候，對着雙星，焚香設誓，做一個生生世世的盟約，託雙星爲證，求上天的保佑呢？

帝：妃子這話，正合我意，我們就此焚香設誓。（二人攜手原設香案處焚香同跪。）

帝：雙星在上，我大唐皇帝李隆基與貴妃楊玉環虔誠告祝，願生生世世相爲夫婦，永不相離，有渝此盟，星月鑑之。

妃：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我們兩個，從今永不分離了。（二人抱持相吻，攜手起立，電光一閃。）

帝：妃子，你看，（釋手指天）牽牛織女也像在笑我們呢！（笑）

妃：（微笑爲報）陛下，不是，他們恐怕就要別離，祇是羨慕我們，沒有功夫笑我們呢！

帝：他們真應該羨慕我們啊！妃子，你辛苦了？內侍們！

內：有。（四宮女仍依前次魚貫入，改持玉笛檀板等品。）

高力士：（手執蠅拂隨入，向帝妃一跪，）萬歲爺同娘娘都在這裏。（帝妃領之）妃：高力士，從那裏來，現在什麼時候了？

高：三更天了，奴才在前殿承值，方才回到後殿，聽說萬歲爺同娘娘正在此地乞巧，特地前來侍候。

帝：星月依然爽朗，夜明如水。（顧妃）妃子，好像還不覺疲倦，如果高興，我記起那年在沉香亭上賞牡丹，召翰林李白草成的清平詞三章，李龜年度成新譜，詞句聲調都好，妃子若還記得，爲我一歌，我拿玉笛相和，來慶祝我們今宵的盟誓好不好？

妃：遵旨，（顧永念）拿樂器來。

（永念分進玉笛與帝，檀板與妃。）

（妃歌舞，帝倚笛相和，永念助舞。）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濃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識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

（歌舞罷。）

帝：（釋笛，永念分接笛板，）李白錦心，妃子繡口，真是雙絕！真是雙絕！

（豎兩大拇指誇獎）

妃：（顧高，再轉向帝，嬌慍，）陛下儘管稱贊那李白，實在他却不是一个好人。

帝：他當今才子，第一詩人，如何妃子說他不是好人？

妃：（撒嬌）趙飛燕是什麼人？他却拿來比我。

帝：（調笑狀）不要緊，妃子，你的玉體豐腴，我却正不喜歡那輕瘦會飛的，他算白比。他說可憐，又說倚新妝，就是說比不上。你何必多心，可是那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又豐又豔，正與妃子一樣，你就說他比得不好嗎？（大笑）

妃：那個要他胡比，我不喜歡。（斜倚作嬌惰狀，媚笑，）

帝：妃子，回去休息罷。（永念急前扶持，電又閃，）

（幕落。）

第二幕

時：大唐天寶十三載

地：望春宮

人：高力士

李龜年 老伶工

楊國忠 年四十許，豪華而驕客，貌奸鄙。雖服丞相官服，望之不似。

韓國夫人

虢國夫人 淡妝，妖冶最甚。

秦國夫人

裴柔 國忠妻，本蜀妓，三十許健婦。

安祿山 年三十許，壯偉而白皙，腹下垂，緩弛及膝，行時奮兩臂若牽挽

者，外貌愚呆，而時露狡黠之狀。

唐明皇帝

楊貴妃

侍女甲乙